

鐸津文集卷第十九

軒士

序詩讚題

序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答文殊大士
軒士

讚菩薩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
舞談說衆所欣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豈
獨今之然乎自徃古他方佛世無不然耳始余
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友務道專學有效
古高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中沈沈自策
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之意前邁

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所謂東山明
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凡獲見其所著
文畫莫不錄叙而秘藏之及於錢唐靈隱山得
嘉禾陳令舉所撰師之行業記石刻末云師自
定祖圖而下謂之治平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
萬餘言而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
繼聞其廣本除已入藏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
在姑蘇吳山諸僧室藏之余固累遣人至彼山
諸僧居歷訪之而寂然無知其所在者往往所
委不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爲好事者竊移他所

也大觀初余居儀真長蘆之慈航室於廣衆中得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於席間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秘之久矣聞師切慕其遺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念茲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獲至珍重寶自皇極

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及書啟叙記辭述銘贊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十六萬餘言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差悞皆比較選練詮次幾始成集庶可觀焉更冀善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守虔

州回得其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緣兵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於語溪東藍彥上人乃與余昔於匡山所得別本較之文字亦甚踈謬乃以韓文條理而正之然師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雲

阿十

二

法師行狀曲記長水遲勤二師碑誌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圖序皆余自獲石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記定祖圖與今文集等會計之纔得三十有餘萬其餘則蔑然無聞矣如今舉所記謂有六十萬餘言

者今則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今舉所撰
行業記標之爲卷首貴在見乎師之世系嗣
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勝德邁世
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爲前三卷以師
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鏡本識
心窮理見性而寃其妬謗是非之聲也又以

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又曰聖人
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
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真諦無聖論結云
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然
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不少警

于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累經鏤板故雖盛
輯
傳于世而文義脫謬約六十有餘慶今皆以
經書考正之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踈
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贊辭約為十
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

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為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遊唱訓詩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為二總成二十卷命題鐸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師嘗自謂人生世間關為第一蓋其自得閒中之趣故其所

為之詩雖不甚豐濃華麗而其風調高古雅淡至其寫志舒懷有邁世凌雲之風亦可想見其人也觀師與月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非韓行在於書僧即僧者孝論德在於志尚遠

公而題其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真諦無聖論其文之高拔勝邁絕出古今則見乎武林山志故後叙謂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其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攜書謁天子宰相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輔教編而投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輒可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讀徂徠集云待彼謗談熄放此光芒懸人生

66

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前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姦妍故師之於慶曆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

軒十

四

是時也宗儒束教革是非之鋒謗罵之燭紛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為高文至論乘風而殄之蔑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務其道而矚其文者若脫冥遊望北辰仰昭回也然茲姑以師之經世文章恢弘輔贊吾如來

至聖之教之道涉人間世而然也若其自所履蘊操守則瑩然若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而不足以方其溫潤高潔明淨也故令舉記其行業云師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與於此中間雖以護法遭難然其所謂珠光玉

采日精月華者世雖見其有烟雲水火焚溺蔽虧之患而其光采精華固瑩如也故師之自禡書西上獻之天子事畢將東歸山林而大覺璉禪師賦白雲謠以將師之行云自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樂太陽輝萬態情何

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誠有機去
當六月息寧知網縕采無心任吾適天宇一
何遼舒卷非留迹然則師之風貌聲容其所
以出處斷可見也矣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
重陽後一日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

軒十

五

沙門 懷悟

又序

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晚居餘杭之佛日山
退老子靈峯永安精舍然跡其雖或出處
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

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搖其韻以
撫循其機因而嘆曰吾安能圓鑒以就方柄
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
而已言之行猶足為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
者識度脩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

而授之謂從已出耶因却闡著書以考正其
祖宗所以來之之迹為十二卷輔教編三卷
又列定祖圖一函書成攜之京師因內翰王
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為書以先之上讀
其書至臣固為道不為名為法不為身歎愛

父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既
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
公脩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
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
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

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贍道明由是師
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子
山林師雖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
著書乃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
之略王霸刑名賞罰之權而終遵之歸於無

為寂默之道當世聞人少見其比肩焉而痛
以內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德為宿歸之
地而慕梁惠約之為人也其所蘊至道淵寥
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為而未見少差焉所著
書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已非他也

軒+

六

謂以儒而族佛乃作輔教編學者亡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尚綺飾辭章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壇經贊苟合自輕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題遠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風末世之華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

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汪洋浩渺尤為博贍總號之為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啓銘誌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湖山而火化不

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抱道輔教之志非其自信脩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有必掩卷而三嘆者也嗚呼

師之道譽聲德既其超邁故後世學者或當時在位道贊

輒十

七

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東首而長想嗚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勢霄壤之遼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旦以其所為之書獻之天子為之動容天下靡然嚮風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

人主師表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雲日星馬故有尋遺風想邈迹贍頌稱讚不已有若前所記淨因大覺璵禪師將師之不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吊師之古詩

凡百記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遙
某詩而序贊者若靈源惟清禪師之跋詩

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筆之于此或詳

或畧以備研覽而發季世佛學者之志操
焉其淨因大覺璵禪師送師之白雲謠者

已見前之後序中此不煩錄矣

今既以陳令舉所著之記為前叙舊得
一叙不書名不知何人所作或云瑩道
溫觀其文藻美麗或近似之他輩不能
為也而中間叙其為文之所以而不甚

流類不免隨為葺正之仍舊綴于集末
云

禮嵩禪師塔詩三十一韻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
手則然晚世苦陵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接迹

者紛紛等狂顛韓子亦儒衣倔強稱時賢憑
陵作詬語到死不少悛後世師韓輩冗長猶
可憐趨名不自信泛逐工詞言譁然皇祐初
飛聲閑喧闐田衣動成群怒瘦空自懸縮首
不暇息兀坐如蹲猿堂東山公才大德亦

全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鋌隱然湖海上長庚橫曉天作書肆豪猛揮斥莫敢前群兒雖

貌敬臆論已不專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功成還山中笑語答雲烟我來不及見山水自明鮮入門寂無

柯十

八

聲修竹空滿軒永懷條然姿骨目聳清堅僮奴豈知此住茲亦弥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峯巔再拜不忍去聽此遠澗泉吁嗟末連中那復斯人焉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公所守遠拍諸祖肩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

川願持折脚鎬結茅西澗邊歲時邇松檣來此掃頽磚

石門惠洪作

吊明教高禪師詩凡一百韻并並

建中靖國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既望余抱遠公文集自廬嶽而東圖入木錢唐布流

天下乃特詣師故居永安精舍之後嶺端蒙雪霜排榛莽於所藏閣維不壞之五相舍利小石塔前恭備香羞茗燭等作禮以供焉因抽鄙思為五言古詩凡一百韻長跪端想誠百其心粲若有對遂作南音稽

然以諷之庶不忘其本而聊為攀慕悼之
之誠也禪師平日有詩云異鄉風俗各不同
惡但欲南音來耳邊余連與藤東西交徹
最為密邇禪師遷寂在於熙寧五年之夏
余纔八歲其實忝師里中之晚生所作南

詞十

音不得不尔苟不離正受庶其裁擇焉

覺城否復隍慧日書有食苟無明哲士曷以
救顛仄緬惟東山師降靈自天德申甫寧加
諸奮身若匍匐吾法傾不綱蒼黃莫之測說
詭排佛徒岩岩侍君側適操權衡者兼領辭

翰職率意務品藻庶形在埏埴唐書預之修
韓語例增飾竊自比丘軒拒我過楊墨惜彼
迷至言曾之通皇極廢道專以人評惡肆其
力坑焚必有待伐削豈容刻愚俗初易欺聖
主終難惑當時禪講輩動類百千億獨誰敢

枝梧縮手俟微纏唯師奮然作感憤形諸色
一言塗腦肝萬卷羅胸臆人爵猶唾遺冥鴻
詎籠得蠹蠹嗟東人遲遲別南國歷楚仍騁
吳百城暮知識義龍雲之天禪虎角而翼誅
芻靈峰西殺簡仙源北著書効龍猛護法掌

司直正宗序昭穆原教辯離即謂儒釋二教雖殊皆用資物而化筆峯迴崑崙詞海弥漏汎紛葩若輝散宏麗尚典實正媧補穹旻効禹導溝洫動成幾百卷經世為模則斯文千古雄斯義萬夫特援理從所征處戰無弗克吾皇遇唐虞吾

相遭禹稷抱書乃西獻乘時闢凶塞喜覽明光殿撫念加歎息賞其繫表才聰為天下式謂嘗猶英雋忽此遺孽弋小避三公位高憑四依試慧日眉復明禪經亂還緘智林久宜茂福田廣須植大信過豚魚至仁周動植良

可班諸藏尋即遵所敷略去謂飛章類席卷橫議同鏡拭春喉那補鑿樹口拊拱默始知猛陵翁即師里名彼多猛陵男子故原筮無遺悞金陽義存存涇渭情湜湜去謂既而謂東歸湖山夢還憶列戶翼可染當窻秀堪織風尚清散為僧

軒十

+

年白駒逼孰貴秉燭遊鼓垂歌日吳林遠爭追隨宗雷苦淒惻禪誦心稍隙騷雅興仍亟道行愈峻卓德聲轉輝絕去謂七謂宴坐居無何遺偈見敦飭大梅鼯鼠聲匪我相囚福終師臨貪隨鼯鼠聲云奄然遂長往休徵難具彷明

發鷺峯下闔維大初憩五相堅不化鮮柔光
耀翌燦若金出銘瑩如玉分功式旌無妄犯

奉法剛而寒靈山衆咸覩望林加渴聽射竒

冠前籍景仰動殊域王公競嗟駭士庶增烟

幅略去六韻共收鶴林骨合葬嵩山肋略去三韻澗猿

五雲爭輔翊乾坤或幾息海山有時泐師其
道與名勃然長

贊角

南海楞伽山 守端拜題

余研味其詩雖風調氣韻高爽音勁而
中間凡用事綴韻過于迂僻今略取其
土

軒十

辭意簡雅超邁之句次成七十三韻亦
可見其才志向慕之誠至焉

贊明教大師并叙

始余讀嵩禪師輔教編愛其文落落有奇
偉氣而能發揮釋氏之道以諭夫當世名

徒自號書魚蠶誰餌僧史半十料工歌全九
罣略去六韻致我來吳楚慕師自岐嶷獲記楞伽
遊誦味踰鱠職有遊亭及楞伽山寺記也哲人既
云殂至道亦將歸已乎三十年臨弔徒深感
妙峰高為塔梵天廣成國因作興萬物備蒸嘗

儒釋子之不知教本者俾之達性命之奧見聖賢所以施教敷化之心而不渝於是
非相戰之地中間叔
夏皆累之若夫統之有宗而窮深及微則尚恐二家之學者或未易曉其邊徼况能究其道而見其全乎及其示

真風勝軌不甚章章絢爛於世茲或希世之才黃鍾之音不接於里耳小器哉予晚路末學不遑洒掃于庭宇而覘望餘光徒臨風揮涕有胡不萬年之歎也今採其遺芳稽首長想系之以贊云

寂後闔維而五物不灰然此雖師之糠粃而以歿故已方見信於其徒則其所蘊精粹要妙而不獲見知於人者多矣嗚呼道之難傳也若是乎予甚悲之其道雖能化當世名儒而不能盡化其徒故師歿後其

藤山之東紫雲浮空爰有僧龍名配維嵩自脫襁褓居仁由孝永雪其躬律儀是倣遠覽高翔遊吳暨梁道繼佛祖欲隱跡彰適丁祇園諉談四起縱筆成書蓋不得已既而撲滅曇花重榮嘉祐之間獨飛英聲帝澤屢霑公

卿折節咄嗟吾徒反肆駛舌遂賦歸歟安於
覆盂少林食毒異軌同途小智自賢所在成
市頗然誰傳理固宜尔太阿出匣斬蛟殲螭
用之補履曾不如錐喀焉云逝遺迹莫繼禦
乎真風永蠲氛翳嗟乎鯀生不克祇承每一

軒十

士

念至氣于膺竟何能為只益慚怍聊筆清芬
式告來學

龍舒天柱山比丘修靜拜贊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二首

吾佛大法蓋世出世間千聖萬靈道德性命

吾法之瘡疣者則曰予竊菩薩權為如來使
辯而明之以度彼惑俾歸正趣實所任職矣
於是著書聞奏蒙

仁宗皇帝嘉賞勅入經藏班行天下於是魔
雲廓而佛日輝也和尚既建功德於教門其

之本源深本妙非思議可及其應緣揚化
也當必資開士因王臣之力啓物信而潔外
魔開士出蓋視法運之通塞決與世致益不
苟然也藤州明教大師嵩和尚其人歟妙達
玄宗博極世解出皇祐至和間見外黨有致

英聲茂實壯飾其曹稍蘊知識舉知欽慕而
比年法俯下衰人根鄙劣喜剝染之便爭變
形服竊入吾家紛情世塵濫廁僧倫者皆是
見聞思慮不脫里俗何高德勝義之能講慕
哉寶因擇言上人當此時能竦所聞而矜所

軒十

十三

有異獲因語之曰汝企其人而重其遺迹以
彼名耶實耶以名則於彼外矣徒可資於談
柄無益乎已以實則明教之至論可考以發
覆致遠者甚多汝宜尋而究之且想彼標致
以自勉激則終有益也矣年月日

又帖

慕其賢於溫廁之流者故可称也雖久游禪
林服業祖道而於弘教大士知開導耳目起
睎膜之志也故在京師聞律僧有上世與明
教相厚善者乃訪問之彼為道前事且出此
帖示之擇言苦求得之珍收南來以示余若

明教大師嵩和尚自稱藤州東山沙門乘夙
悲誓出于皇朝始以天下搢紳先生或未究
我法大道之源而域守所習跡佛教為夷狄
之法而蔑視之至加毀滅謂無使混害中國

周孔之道和尚惜彼徇枝而遺根背源而向
派非徒謂暗乎此其學周孔之道也可得謂
能自其明而極其誠由其誠而盡其道以成
天下大本大公包博無外純全之妙神者耶
由乎不自知所以不知人矣和尚博極古今

儒釋教道之本會通聖賢理事論議之跡若
振綱張網舉領提綆目分毛歛見者皆明義
貫理融感會神府乃知凡聖人所出之方所
示之言特其教之跡矣使知識之明者由此
自返所以跡所以言者以內照之則靈宇廓

然無內外無彼此豈華夷儒釋之可辯耶乃
著之書號輔教編以開諭縉紳先生之徒奏
之天子上嘉歎之勅與班行而名卿鉅儒
至如歐陽文忠公諸豪覽其書莫不歎服敬
而禮之復緣淺識講解革毀其宗門故撰正
輯十
宗記定祖圖以辨其說亦奏上行之既而還
東吳示滅靈迹甚異具如傳記其墻岸法門
啓迪信路雖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禪人
寶智得其遺帖求跋故援毫信手愧不能述
其萬一也靈源叟書

至聖至言圓偏樹正皇天皇覺決淺贊深
大哉善哉福霑諸後重刊所疏續繼斯云

拾遺

宋明教大師鐸津集重刊跋

夫明教大師乃是大乘菩薩知佛法有難

事得無慨然贊助者乎

軒子

十五

於是乘大願輪復生世間著書輔教者也昔
宋之鉅儒縉紳先生嘗評其文曰不惟空
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歐陽子云不
意僧中有此郎耶當時排佛之心已廓然
熄滅而無餘矣古今僧徒之為文者多而

為因緣而出現世間咸宗鷲嶺以文章而黼
黻聖諦惟尚鐸津深窮萬法之原同入三乘
之藏讀之可以開人天之眼目統之可以掃
儒釋之藩籬好書而不好此書孰謂好學明
道而不明斯道豈曰明心欲重刻雲間益廣

傳于天下致永叔黎明之見名重一時遭

仁宗天縱之資功垂萬古群賢既遇勝事當成

洪武

甲子春

天台松雨齋沙門

原旭撰

右松雨老和尚為琦首座製疏重刊宋明教

書

重刊譚津文集後序

大師文集於雲間既以化行開至二十餘版矣適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茲以天全巔首座愍邪法增盛發堅固志繼其芳猷一日持此卷過余堅密精舍命題于後余雖不敏覩此勝因不覺踴躍而喜此集湮沒久矣若使

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謂揭慧日于中天耀昏衢於叔世者也人全其免之

永樂三年冬嘉興府僧綱司都綱天寧弘

生淪六途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此心法隨器而諭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德反生譏毀是則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教中所謂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且不信而毀又非虛妄所蔽若虛妄所蔽或能了妄即真

轉十

十六

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自昧其心猶種之敗芽之焦不復有發生之日矣得不尤可愍哉而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意學則必欲援世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況是時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

不得不作焉學者總粹號鐸津文集斯文行世真救世明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版湮沒人皆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獻公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粹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既成請叙其後

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獲廁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夏四月初吉

浙江杭州府徑山禪寺住持沙門文秀

鐸津文集卷第十九